

对战国至唐代期间“羌人语”的考察*

姜 照 中

[提要] 历史上,“羌”是汉语史籍中对中国西部某一(些)族群的通称。部分学者认为,被称作“羌”的人群,其构成并不稳定,没有统一的语言。但战国至唐代期间“羌”人的语言,即本文所说的“羌人语”,其部分语词被记录在汉语文献中。在研究了这些语词后,学者或认为“羌人语”为羌语,或将之视作藏语。本文逐个考察了语义较明确的“羌人语”语词,发现他们都可用藏语解读,可认为“羌人语”是一种与藏文初创时期的藏语差异不大的古藏语方言。

[关键词] 羌人 羌人语 古藏语

一 前 言

为避免与今天的羌族、羌语混淆,本文将战国至唐代期间汉语史籍中记载的“羌”称作“羌人”,并将其所用且见于汉语文献的语言称作“羌人语”。为便于行文,本文将吐蕃时期藏语文献所记录的古藏语称作“古藏文”;将大体反映了约7世纪古藏语(DeLancey 2003)的书面藏语称作“藏文”;将依据古藏文、藏文构拟的更早期的藏语称作“原始藏语”。

关于羌人语系属的观点有三种:一、羌人语系属无法确定,如王明珂(1997:227-253)认为,“羌”是商代以后的汉语人群用来指称其西方一些人群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羌”“可能说不同的语言”;二、羌人语属于羌语,如蒙默(1985)、闻宥(1990)用现代羌语解释部分羌人语语词;三、羌人语是某种藏语,如多识(1993)、郑张尚芳(1998)都用藏语解释先秦至隋唐汉语文献所记出自“羌人”的语词,聂鸿音(2000)也举例论证“后汉至北朝的西羌语接近于藏语”。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即羌人语是一种古藏语方言。本文用以考察羌人语的材料为出自多种汉语古籍的羌人语语词,其语义或较明确,或可稍加推测。用以解释、对应羌人语语词的藏文语词主要查自《藏汉大辞典》(张怡荪 1993)、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藏—英词典》,Das 1902)等。以下依时间先后列出羌人语语词;若前人已有论述,则先回顾、讨论前人观点;若无,则先根据《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2)给出相应的上古汉语、中古汉语拟音^①,再依藏文、古藏文、原始藏语拟构并解释羌人语语词^②。

*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① 战国至汉魏时期的“后期上古汉语”、代表《切韵》音的“前期中古汉语”、代表等韵韵图音的“后期中古汉语”分别记作 LOC(Late Old Chinese)、EMC(Early Middle Chinese)、LMC(Late Middle Chinese)。

^② 藏文转写、拟构及羌人语拟构等都使用威利(Wylie)转写系统。笔者所拟形式用**标示。

二 羌人语语词考释

(一) 登遐

“登遐”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汉语文献。《墨子·节葬下》(孙诒让 1987:171-172)载:“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列子·汤问》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杨伯峻 1979:167-168)。火葬是当时氐、羌的习俗,如《吕氏春秋·义赏》(王利器 2002:1482):“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荀子·大略》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王先谦 1988:501)。《太平御览》(李昉等 1975:3654)中则可见《庄子》佚文:“羌人死,燔而扬其灰。”武刚、王晖(2013)更指出,“仪渠”即汉代的“义渠”,为羌人的一种。他们的说法不错,如《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前74-前48)便仍以出自义渠的“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班固 1986:2972-2973)。

关于《墨子》《列子》中的羌人火葬用语“登遐”,多识(1993)解释说:火葬是藏族“最古老的葬俗”,藏族先民常将火葬表述为“葬在天空”,而“‘登遐’是‘升天’(sdang gxags)之义,至今仍保留在藏语中。sdang gxags 应即藏文 steng gshegs ‘上行’”。多识的见解很有道理,“登”确实对应 steng,但“遐”与 gshegs 在语音上却不太相符。

我们认为,羌人语“登遐(LOC *tuŋ græ:)”**teng 'gwra 对应藏文 steng 'gro “上行”。Hill (2019:20)指出,藏文中一部分 o 来自 *wa,如“行走”'gro < *'gwra。而羌人语 **'gwra 中尚未发生这个音变。藏文中常以语义与 steng 'gro 类似的语词,如 gnam du gshegs pa“升天”、dgung du gshegs “升天”代指死亡。且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也流行火葬,如藏语文献中称,吐蕃王室的先祖天座七王(gnam gyi khri bdun)死后握着白绳,像彩虹一样升天,这是对火葬的描述(边巴次仁 2010)。

(二) 酋

《汉书·宣帝纪》(班固 1986:262):神爵二年(前60),“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东汉文颖注:“羌胡名大帅为酋,如中国言魁。”多识(1993)认为,“酋”即藏语 jeiw “首领”。jeiw 应即藏文 rje bo “首领”。如此,语义符合,语音却区别较大。

我们认为,羌人语“酋(LOC *dzu)”**dzo 对应藏文 gtso “主人”。gtso 可组词如 khyim gtso “家主”、rgyu skar gtso “星宿主(月亮的异名)”。

(三) 姐₁

羌人不少氏族名的第二个音节被记作“姐”。如《汉书·冯奉世传》(班固 1986:3296)有“乡姐”,唐颜师古注“姐音紫”。《后汉书·段颍传》(范晔 1981:2146)有“勒姐”,唐李贤注“姐音紫”。《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后魏阚骃《十三州志》(“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 1956:3677):“勒姐岭盖勒姐河所出之山也。汉时,勒姐羌居之,因以为名。”闻宥(1990)认为,“勒姐”中的“姐”音译了形式为 ptsl, wtsl, tʂɿ 等或 tʂl^①, tʂu, tʂue 等的羌语“水”。但既有勒姐岭,又有勒姐河,则“勒姐”应是该山、水共用的专名,其中的“姐”应不是义为“水”的通名。如此,闻宥的说法很难成立。

羌人语“姐(LOC *tseʔ > EMC *tsiɛʔ)”**tse 应与藏文 rtse “尖、顶”对应。rtse 常见于

^① ptsl、wtsl、tʂl 等形式,原文如此。

地名(王尧 2007),如县名 lhun rtse “隆子(须弥山顶)”、水名 lhun rtse gzhung chu “隆子雄曲(须弥山顶干流)”。而藏族氏族常以领地名为氏族名,如西藏改则原部落首领、青海二十五族地区原百户,因其领地同名,故皆为 sger rtse 氏(王贵 1991:7-9、196)。带 **tse 的羌人氏族名应也来自地名。

(四) 无弋

《后汉书·西羌传》(范晔 1981:2875):“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多识(1993)认为,“藏语称奴为 gyog”,这就是“无弋”。gyog 应即藏文 g.yog “奴”,确实可与“弋”对应,却不能解释多出来的“无”。聂鸿音(2000)认为,可为“无弋”拟一藏语词组 fibaŋs-gjog, fibaŋs (即藏文 'bangaŋs)、gjog (即藏文 g.yog) 都义为“仆人”。如此,虽然词义也对上了,但“无”、'bangaŋs 的韵尾很难对应。郑张尚芳(1998)认为,“无弋”对应藏文 mi lag “仆人”。mi lag, 字面义为“人手”,其所指为“雇工”,语义符合。但语音上,mi、“无”韵腹的差异却未免太大。

羌人语“无弋(LOC *mua ɬuŋ)”可拟为 **mya yog, 对应藏文 me g.yog “火奴”。藏文 me “火”有古藏文形式 mye, 其中的 e 很可能来自 *a (Hill 2019:37、243)。藏文 g.yog, yog 义为“下面”; g- 是一个“用于一些与生命有关的词”的前缀,常见于对人的称谓,如 chung “小”→gcung “弟;妹”、chen “大”→gcen “兄;姐”(张济川 2009:52、55、251)。藏文用 me g.yog 来指“火祭上负责将祭品放入火中的工作人员”(Kohn 2001:243)。羌人称自己的首领为“奴”,原不太好理解,但若为“火奴”,则正与其“被焚不死”的异象相应。

(五) 比铜钳

《后汉书·西羌传》(范晔 1981:2880):建武中元二年(57),“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

年过百岁、多智善谋、受人敬信的“比铜钳”明显是位巫女。羌人语“比铜钳(LOC *pijʔ/pijh do:ŋ gram)**pyi sdong gnam 对应藏文 **phyi stong gnam“空天母”。藏文 a phyi 义为“祖母”。stong, 既指一般意义上的“空”,又指比喻上的,乃至形而上的“空”,如 stong log “空手而归”、stong gnam “空谈”、stong pa nyid “空性(梵语 śūnyatā)”。gnam, “天”。这一名称看似属于某位佛教 mkha' 'gro ma “空行母(梵语 dākini)”,如 phyi sgeg bzhi “外供四天女”,但苯教的一些女神也有类似称号,如苯教保护神的首领 srid pa'i rgyal mo “有(梵语 bhāva)之女王”就又称 gnam phyi gung rgyal “天母天王”(Kværne 1996:107)。

(六) 发

《后汉书·西羌传》(范晔 1981:2884-2885、2898):永元十三年(101),校尉周鲂、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力击败了烧当羌,烧当首领迷唐率余众“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发羌之于汉朝,所在“绝远,未尝往来”。

自《新唐书·吐蕃传上》以降,早先“未始与中国通”的“发羌”常被视作藏族的先民(欧阳修、宋祁 1981:6071)。郑天挺(2017)认为,发羌地望在日后的“西康西藏之地”;“发”即藏文 bod 的对音。郑张尚芳(1998)也指出,“发”“与藏族自称 bod 音近”。Hill (2006)更进一步解释说,发羌的“发”显示了 bod 的韵腹 o 来自 *wa。

发羌应即藏族的先民。但因发羌地处悬远，与汉朝缺少直接往来，故“发”这一音译的来源应是与汉朝有接触的羌人。羌人语“发(LOC *puad)”**pwad 对应藏文 bod “藏族”。

(七) 虔人/仁、钳耳、儿

《后汉书·孝安帝纪》(范晔 1981:227-228): 汉元初四年(117), “虔人羌率众降, 陇右平。”《北史·王遇传》(李延寿 1980:3035): “王遇字庆时, 本名他恶, 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白云其先姓王, 后改为钳耳氏。宣武时, 改为王焉。自晋已来, 恒为渠长。”据《姓纂》, “钳耳氏”原为“虔仁氏”。姚薇元(1962:324-326)、陈连庆(1993:272-273)指出, 后魏(386-535)改姓“王氏”的“钳耳氏”, 其先即东汉之“虔人羌”。

羌人语“钳耳(EMC *gyiem nzi)”**gnam rje 对应藏文 gnam rje “天王”; “虔人/仁(LOC *gren njin > EMC *gyien nzim)”则应拟为**gnam rjen^①。 **gnam rjen 的 rjen 比 **gnam rje 的 rje 多了一个 n。与羌人语这个 n 对应的是藏文加在名词词根后构成新名词的后缀 -n, 如藏文 sri “魔鬼”, 可构成 gdon sri “魔鬼”、dur sri “尸林鬼魅”, 加后缀 -n 则为 srin po “恶鬼、罗刹(梵语 rākṣasa)”(张济川 2009:140、254), srin 可构成 lha srin “神鬼”、dre srin “鬼魅、妖精”。如此, 可知王遇一族之将其“钳耳氏”改为“王氏”, 是对义为“天王”的羌人语“钳耳”进行了意译。而“天王(梵语 devarāja)”是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常用的头衔(古正美 1998), 如《魏书·羌姚萇传》记载, 后秦的君主羌人姚兴便曾称“天王”(魏收 1980:2082)。

后缀 -n 在羌人语中应颇具能产性。永平元年(58), 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烧当羌”, 烧当大豪滇吾远遁, 其弟滇岸向护羌校尉窦林投降。

林为下吏所欺, 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 承制封为归义侯, 加号汉大都尉。明年, 滇吾复降, 林复奏其第一豪, 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 疑其非实, 以事诘林。林辞窘, 乃伪对曰: “滇岸即滇吾, 陇西语不正耳。”(范晔 1981:2880)

据《后汉书·窦融列传》(范晔 1981:795-796), 窦固、窦林为同族兄弟, 其家族“累世在河西, 知其土俗”, 多有与羌人交往的经验。既然羌人语中确有“虔人/仁”**gnam rjen、“钳耳”**gnam rje 的例子, 且“滇岸(LOC *tin ŋanh)”“滇吾(LOC *tin ŋa:)”的区别几乎仅在于前者多了辅音韵尾 n, 则下吏之欺骗、窦林之伪对, 二者都利用了后缀 -n 的存在。

据《汉书·赵充国传》, 汉宣帝时, 羌豪中有靡当儿、儿库、良儿(班固 1986:2977、2993)。他们名字中的“儿(LOC *nje)”很可能也是羌人语**rje。其情况正像藏文 rje 至今仍常见于人名, 如 rje btsun、snying rje、rdo rje、btsan rje 等(王贵 1991:95、97、103、116)。

(八) 鵠

《说文解字·鸟部》(许慎 1963:82): “鵠, 鸟, 似鸛而青, 出羌中。”

汉语“鵠”义为“褐马鸡”。我们认为, 羌人语“鵠(LOC *k/qre:ih)”**kar 或对应藏文 dkar “白的”。这是因为藏文 bya dkar “白鸟(鸡)”的所指就是与褐马鸡同属且外形相似的白身黑尾的白马鸡。

(九) 屠觶

《说文解字·角部》(许慎 1963:94): “觶, 羌人所吹角, 屠觶, 以惊马也。”

虽然《说文》的表述并不晓畅易解, 但能看出羌人语“屠觶”的语义与“吹”“角”有关。

^① **gnam rjen 被记作“虔人”, 是因在羌人语或汉语语流中, 其第一个音节的鼻音韵尾受到了第二个音节开头辅音的逆同化影响, 由双唇的 m 变成了齿龈的 n。

我们认为“屠鬻(LOC *da:pid)”**rwa pud 对应藏文**rwa 'bud“吹角”。藏文 rwa ba“角”，可组词如 phor rwa“(装火药用的)量角”、tshwa rwa“(给牲畜喂盐用的)盐角”。藏文 'bud pa“吹奏”，可组词如动宾结构的 dung 'bud“吹螺(号)”。

(十) 贄、阿柴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鱼豢《魏略·西戎传》(陈寿 1980:858):“贄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贄。”《南齐书·河南传》(萧子显 1980:1025):“河南,匈奴种也。汉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凉州界杂种数千人,虏名奴婢为贄,一谓之‘贄虏’。”但《魏略》《南齐书》关于“贄”语源的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河南”,即吐谷浑,是鲜卑,非“匈奴种”;第二,即使吐谷浑真为“匈奴种”,怎么会自称“奴婢”?

《魏书·吐谷浑传》(魏收 1980:2233-2234):“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西北诸种谓之阿柴虏。”《宋书·鲜卑吐谷浑传》:“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西北诸杂种谓之阿柴虏”(沈约 1980:2369)。《魏书》《宋书》说吐谷浑是鲜卑,又说“阿柴”,即“贄”较晚期的形式,是“西北诸(杂)种”,即当地羌人对吐谷浑的他称。这种观点更为合理。

羌人语“贄(LOC *tsie)”**tsya、“阿柴(EMC *ʔa dʒyɛ)”**'a ja,可见,汉字记音“贄”很可能省略了原词起首的'a,这种情况在汉语的音译词中很常见,如“阿罗汉(巴利语 arahant)”又称“罗汉”,“阿兰若(巴利语 arañña)”又称“兰若”;且“贄”“阿柴”二者间发生了**tsy > **j的腭化。羌人语“贄”“阿柴”都对应古藏文文献中指吐谷浑的'a zha(周伟洲 2016)。因藏文中与zha音近的zhabs“底;脚(敬语)”可用来指称“奴仆”,如rje zhabs“主仆”、zhabs gras“仆从身份”。又据《魏略》《南齐书》,与zha对应的“贄”“阿柴”义为“奴婢”。故我们认为藏文zha、zhabs为同族词。据龚煌城(1977),zhabs又有同族词zabs“深度”、zab pa“深”,可见zhabs的声母zh来自*zy的腭化,如bzhes pa(zh < *zy)“吃”、za ba“吃”这一词族中也有同样的音变。而zhabs更早时期的声母为*zy,其中的*z应来自*dz的弱化(Hill 2019:26-28)。这样,声母先弱化后腭化的藏文zha、zhabs与声母腭化的羌人语“柴”**ja < “贄”**tsya音义皆合。

(十一) 不蒙、夫蒙

已见于“钳耳”一节的不蒙氏,又称“夫蒙”氏。据陈连庆(1993:273-274),自前秦(351—394)以降,该氏屡见于碑刻、传世文献;虽《姓纂》称夫蒙氏后改为凭氏,但“凭(憑)”字应是形近的“马(馬)”字的误写。据《旧唐书·封常青传》《旧唐书·段秀实传》及《新唐书·段秀实传》《新唐书·突厥传》所载,天宝年间(742—756)的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又称“马灵察”(刘昫 1981:3208、3583;欧阳修、宋祁 1981:4847、6069)。

羌人语“不蒙(EMC *piut/paut muŋ)”**po rmang > “夫蒙(EMC *pio/puo muŋ)”**po mang,对应藏文**pho rmang“公马”。藏文“公马”为pho rta,但古藏文指“马”的词还有rmang(Coblin 1974),正与羌人语**rmang音义皆合。夫蒙灵察一族也把羌人语的姓氏译成了汉语。从“不蒙”到“夫蒙”,则反映了羌人语**rmang中r的脱落。

(十二) 他恶

上文“钳耳”一节已见羌人王遇本名他恶。聂鸿音(2000)认为,“‘他恶’的读音应近似于*thak。考藏文有thag thug一词,义为‘会晤’,其第一个音节可以认为与‘他恶’相当。”但藏文thag thug是thag gi thug gi的缩写,义为“撞撞碰碰;牵牵连连”;thag pa义为“绳子”;thug义为“接触;遇到”。则若以“他恶”与藏文thag相对,在语义上说不通。

但聂鸿音(2000)的说法极富启发性。又 Hill (2019:36) 指出, 藏文 *gtug* “遇见; 接触”, 其韵腹 *u* 来自 **ɔw*。则与 *gtug* 同词族的 *thug* “遇到” 正对应语义为“遇”的羌人语“他恶(EMC **tha ʔak/ʔuo/ʔuo^h*)” ***thawg*。而义为“王遇”的“钳耳他恶” ***gnam rje thawg* 应是汉语史料中最早完整记下的藏语人名。

(十三) 唐述

后魏酈道元《水经注·河水二》(杨守敬、熊会贞 1989:138):

河水又东北会两川, 右合二水, 参差夹岸, 连壤负险相望, 河北有层山, 山甚灵秀。……岩堂之内, 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 练精饵食之夫耳, 俗人不悟其仙者, 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 复因名之为唐述山, 指其堂密之居, 谓之唐述窟。

蒙默(1985)认为此处的“唐述”对应麻窝羌语义为“鬼”的 *xluʂ*。但二者的语音差异很大, 这一假说较难成立。

我们认为, 羌人语“唐述(EMC **daŋ ziurt*)” ***dong sri* 对应藏文 *gdon sri* “魔鬼”。藏文中, 韵腹 *i, e* 有时使韵尾 *ng* 变为 *n*, 而韵腹 *a, u, o* 有时使韵尾 *n* 变为 *ng* (张济川 2009:352)。则 ***dong* 来自 ***don*, 其原韵尾 *n* 受韵腹 *o* 的影响变成了 *ng*。藏文 *gdon* 义为“魑魅、邪魔”, 可组词 *gdon 'dre* “魔鬼”、*gdon gnod* “鬼祟”。藏文 *sri* 义为“魔鬼”, 之前已有讨论。

(十四) 突何

《南史·西戎传》(李延寿 1981:1978-1979): “邓至国”, “羌别种也。” “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与宕昌同。” “宕昌国”, “西羌种也。” 蒙默(1985)认为, “突何”对应麻窝羌语义为“帽子”的 *taβa*。该主张在音、义方面都有一定道理。

但我们可为羌人语“突何(EMC **thuot fia'*)” ***thod gwar* 找到语音上更为契合的藏文词 *thod kor* “圈形的帽子”。*thod* 义为“头巾”; *kor* 是发生了音变的 *skor*。*skor* 义为“圆、环”, 其韵腹 *o* 应来自 **wa*, 如其同词族的“圆” *sgor* < **sgwar* (Hill 2019:220)。

(十五) 末羯

关于开皇六年(586)曾向隋朝进贡的女国, 《北史·女国传》: “女国, 在葱岭南。其国世以女为王, 姓苏毗, 字末羯”(李延寿 1980:3235-3256), 《新唐书·苏毗传》: “苏毗, 本西羌族, 为吐蕃所并, 号孙波”(欧阳修、宋祁 1981:6257)。则出自羌人的“苏毗”即“孙波”, 对应藏文 *sum pa*。据敦煌古藏文文献 P.T. 1286, 在悉补野氏一统雪域前, 各地 *rgyal phran* “小王”都有其 *mkhar bu* “城寨”、*blon po* “家臣”; 孙波的领地为 *sum yul*, 其小王为 *'bal lji mang ru ti*, 家臣为 *rlang, kam* 二氏。又敦煌古藏文文献 P.T. 1287 中, 薛钦陵(*mgar khi 'bring, ?*—698)将 *'bal lji mang ru ti* 称作 *'bal lji rmang*, 又称 *'bal lji rmang* 曾“藏于九层地表之下”(王尧、陈践 1992:65、67、172-173; 黄布凡 2000:125、127、271、273)。“末羯”的“末”即藏文 *'bal*, 如立于 823 年的《唐蕃会盟碑》中, 古藏文 *'bal blon klu bzang myes rma* 的汉字记音就是“末论矩立藏名摩”(王尧 1982:19; 李方桂、柯蔚南 2006:42)。

杨铭(2018)认为, “‘末羯’二字, 应该就是上引古藏文 *vbal lje* 的对音, 其中 *vbal* 为苏毗王族之姓即‘末氏’, *lje* 的藏文含义为王”。即将 *lji* 中与 *ɿ* (*i*) 镜面对称的元音符号 *ɿ* (*i*) 视作 *ɿ* (*e*), 进而将 *lji* 视作 *rje* “王”(的异体)。但我们认为, 既然 *'bal lji rmang* 曾“藏于九层地表之下”, 且其名号 *lji rmang* 中的 *rmang* 义为“根基、基础”, 则词根很可能为 ***lyi* 的 *lji*, 大概与 *gzhi* < **glyi* (Hill 2019:14、18) “地点; 根基”有关, *lji rmang* 的语义应接近 *rmang*

gzhi“基础、根本”。此外，“羯”与ljī在语音上也很难对应。不过，这一观点仍很有启发性。

我们认为，羌人语“末羯(EMC *muat kiet)”**'bal rkyal对应藏文**'bal rgyal。这不仅是因为语音相近，还因为拥有rgyal“王”或rgyal phran“小王”地位者，其姓氏往往带rgyal，如mchims yul小王琛(mchims/mchims)氏，由于在吐蕃时期保有小王地位，故可称mchims rgyal/mchims rgyal(林冠群 2006:25)；又如dags地方的小王dags rgyal氏(王尧、陈践 1992:67、173)，及统治yar klungs地方乃至吐蕃的悉补野(spu rgyal)氏。

(十六) 金聚

据《北史·女国传》(李延寿 1980:3235)，在末羯氏治下，“女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Thomas (1957:5)认为，“金聚”是对义为“家中长者”的khyim-tsun的音译。虽然第二个音节的韵尾不对应，但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山口瑞凤(1989)认为，“金聚”是对义为“gyim地之主”的Gyim tshēhu的音译，与孙波的gyim shod地方有关。但作为孙波之主的丈夫，即使“不知政事”，其头衔也不该来自一个较小的地名。牛汝辰(2017:176)则认为，“金聚”是对孙波的梵语名“苏伐刺拿瞿咄罗(sāvāṇagotra)”的意译。但一方面，义为“氏族”的gotra不该译成“聚”，如《大唐西域记》便将“苏伐刺拿瞿咄罗”“至那提婆瞿咄罗(梵语cīnadevagotra)”分别译为“金氏”“汉日天种”(玄奘、辨机 1988:892、941)，即以“氏”“种”译gotra；另一方面，“金氏”应是人群的名称，而不该是个人所用的头衔。

我们认为，女王之夫的称号“金聚(EMC *kyim dzio^h)”**kyim dzo更可能对应藏文khyim gtso“家主”。khyim义为“家宅、家庭”。gtso已见于上文“酋”一节。

(十七) 嘉良、汤滂

据《隋书·附国传》，大业五年(609)，有“嘉良夷六十人”跟随其宗主国，国王宜缙治下的附国入朝。当时，嘉良夷为附国的“东部”，其“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魏征 1980:1858-1859)。唐代，“嘉良”被记作同音的“嘉梁”，其地在雅州(今雅安)以西五百多里外(欧阳修、宋祁 1981:6323)。张云(2017:123)指出，“附国”的“附(EMC *bio^h/buo^h)”就是吐蕃王族姓氏“悉补野(EMC *sīt puo' jia')”spu/spo rgyal中的spu/spo，即今西藏波密(spo mes)一带的古地名spo yul。我们进而认为，宜缙应即7世纪初在位的吐蕃君主stag ri gnyan gzigs/stag bu gnya' gzigs，“宜缙(EMC *ŋyie dziŋ)”音译了gnya' gzigs。

黄奋生(1985:78)等很多学者都认为，“嘉良夷今为嘉绒”。但因为“嘉绒(rgyal rong)”其实是rgyal mo tsha ba rong的简称；且嘉良夷的语言与附国的藏语接近，嘉绒语(亦作“嘉戎语”)却属于羌语支，所以嘉良夷应该不是现在的嘉绒。石泰安(2013:123-125)则认为，“嘉良”对应藏文glang，即孙波姓氏rlang/rlangs的一个异体。

我们根据石泰安(2013)的看法，将与glang对应的“嘉良(EMC *kya lien)”拟为**klang。

据《旧唐书·东女国传》《新唐书·东女传》，有东与茂州(今茂县)接壤的“潜通吐蕃”的东女国。隋大业年间(605-618)，“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唐武德年间(618-626)，“女王汤滂氏始遣使贡方物”。至贞元十年(794)，东女国一直与中原政权有联系。因为东女国与前述女国多种风俗相似，同为羌人，又都称“苏伐刺拿瞿咄罗”^①，所以二者应为同族。东女国的国王并非末羯氏，而是“汤滂氏”，其王族可见者都以“汤”为氏，如“汤立悉”“汤厥”(刘昫 1981:5277-5279；欧阳修、宋祁 1981:6218-6220)。

^① 《新唐书》原文误将“咄”写作“咀”，已依前引《大唐西域记》改正。

石泰安(2013:62-68)认为,孙波汤氏即 *mi bu gdung drug/mi bu rigs drug* “远古六人种”中的 *stong* 族。这一说法影响很大,但缺乏较切实的证据。

我们认为,“汤(EMC *thaŋ)”***lhang* 氏仍是上文所见的,确实出身于孙波的 *rlang/rlangs* 氏。此处以中古汉语透母(EMC *th)对羌人语声母***lh*,正如《唐蕃会盟碑》以“贪通(EMC *tham thuŋ)”对 *lha mthong*;以“土(EMC *thuo’)”对 *lho*;以“他(EMC *tha)”对 *lha* (李方桂、柯蔚南 2006:41-43)。同为孙波人的汤氏、末氏即使在加入吐蕃后仍关系密切,乃至出身末氏的大相 *’bal ldong tsab*、出身汤氏的宰相同平章事 *lang myes zigs* 二人竟因尊崇佛教,而一同被马重英(*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借754年赞普弃隶蹛赞(*khri lde gtsug brtan*)之驾崩诬陷为弑君凶手(杨铭 2017;林冠群 2019)。据汤氏于14世纪所作的回顾,他们出自“远古六人种”中的 *dbra* 族,为 *lha rigs* “天神种姓”,姓 *rlangs* 氏则是由于其祖先 *’phan po che rlangs* 的头顶曾冒出白色水气直达天际(大司徒·绛求坚赞 1989:5-13)。*rlangs* “气、水气”有异体或同族词 *lhangs* “热气”(张济川 2009:157)。

上文已知“末羯”中的“羯”为姓氏所带的表明地位的成分,类似的成分有义为“舅舅”的“尚(*zhang*)”。在吐蕃,若一家族为赞普的外家,则其姓氏可带“尚”,如琛尚(*mchims zhang*)氏等(Richardson 1967;李方桂、柯蔚南 2006:42);还有义为“王”的 *rje*,姓氏带 *rje* 者为“王”或“小王”,如上文中的钳耳氏,及敦煌古藏文文献 P.T. 1286 中 *rkong la bre snar na* 地方的小王 *rkong rje* 氏、*mchims yul* 的小王 *mchims rje* 氏等(王尧、陈践 1992:67、173)。

“汤滂”应与“末羯”“琛尚”有类似的结构,其第二个音节为姓氏所带的表明地位的成分。我们认为,“汤滂(EMC *thaŋ phaŋ)”***lhang phang* 对应藏文***rlang dbang* “水气之主”。藏文 *dbang* 义为“权势;君主、王”,如文殊菩萨称 *ngag dbang* “语主(梵语 *vāgīśvara*)”,因陀罗称 *lha dbang* “天王(梵语 *devarāja*)”,国王称 *mi dbang* “人主”。

(十八) 宾就

据《旧唐书·东女国传》,汤滂氏的“女王号为‘宾就’”(刘昫 1981:5277)。

我们认为,“宾就(EMC *piŋ dziu^h)”***pyin dzo* 对应藏文***byin gtso*。*gtso* 已见于上文。*byin* 来自 *sbyin pa* “赐予”的过去时,义为“被赐(福);威德、宏伟”(石泰安 1992;李方桂、柯蔚南 2006:317;张济川 2009:209)。

(十九) 高霸

《旧唐书·东女国传》《唐会要·东女国》:汤滂氏治下,“有女官曰‘高霸’,评议国事”。永徽七年(656),东女国曾派遣“高霸黎文”往唐朝朝见(刘昫 1981:5277;王溥 1955:1767)。

我们认为,“高霸(EMC *kau pya^h)”***kaw pa* 对应藏文 *’go pa* “首领”。Benedict(1972:149)为 *’go* 的同族词 *mgo* “头”构拟了原始藏缅语形式***m-gaw*。

(二十) 敢

道宣(1988:950)撰于永徽元年(650)的《释迦方志·遗迹篇》:“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不少学者认为,“敢”即藏文 *khams*,如山口瑞凤(1989)、多杰才旦(1996)就分别将敢国的位置定在 *khams* 地方的今昌都、那曲。但因为 *khams* 之名来自吐蕃时期的 *gams*,而 *gams* 是吐蕃的一个地区(黄维忠、王维强 2004;石硕 2014),不应称“国”,所以该说法很难成立。张云(2017:193)则认为,“敢”“即藏文 *kam* 之音译”。

我们同意张云的见解,认为,“敢(EMC *kam’)”***kam* 对应上文所见末羯氏的“家臣”*kam* 氏。如此,孙波之主末羯氏居于北方,“家臣”汤滂氏、敢氏分别居于其东南、西南。

(二十一) 扑傍

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上·洮州·临潭县》(李吉甫 1880-1882:15):“扑傍山”,“扑傍。羌语也。羌语呼石为扑。呼高为傍。”蒙默(1985)主张,“扑”“傍”分别对应麻窝羌语义为“石头”的 νlupi 、义为“高”的 bu 。语义符合,语音却难对上。

我们认为,可为羌人语“扑傍(EMC $*\text{byien}^h \text{ba}\eta/\text{ba}\eta^h$)” $**\text{bon bang}$ 拟一对应的藏文词组 $**\text{bong mang}$ “大石”。藏文 bong ba 义为“堆、块;土块”,但也可指“石”,如 pha bong “磐石,大石”。又 bong 的同族词不仅有收 ng 的 dpung po “堆”,还有收 n 的 phon po “堆”。则该词族的词早先的韵尾应是 n ,与羌人语“扑” $**\text{bon}$ 相应。藏文 mang “多;大”,可组词如 tshang mang “多巢(草果的异名)”、 so mang “多齿(梳子的异名)”;又梵语 mahābhūmika ,汉语译为“大地(法)”,藏文译为 sa mang ,藏文 mang 即用来译梵语 mahā “大”。且 mang 的同族词不仅有基字为鼻音的 dmangs “民众”,还有基字为塞音的 'bangs “百姓”(张济川 2009:109),则虽不知羌人语 $**\text{bang}$ 经历了怎样的形态变化,但能看出它与藏文 mang 的联系。

(二十二) 爹

《广韵》^①(余迺永 2000:169):“爹,羌人呼父也。”羌人语称呼父亲的“爹(EMC $*\text{tja}$)” $**\text{tya}$,对应藏文 a ta “父亲”中的 ta 。前者多出的 y 对应原始藏语中用来形成敬语的中缀 $-\text{y}-$ 。如藏文 logs “侧”、 glo “(身)侧”有带中缀 $-\text{y}-$ 的同族词 $\text{gzhogs} < *g\text{lyogs}$ “身侧(敬语)”(龚煌城 1977);下节中的藏文 a cag ($\text{cag} < **\text{tsyag}$) “女士(尊称);姐姐”,有不带中缀 $-\text{y}-$ 的同族词 $\text{bza}' < **\text{bdza}'$ “妇女、女人”、 $\text{za ma} < **\text{dza}$ “妇女”。

(二十三) 姐₂

《广韵》(余迺永 2000:309):“姐,羌人呼母。”唐代王仁昫(1983:483)《切韵》亦同。羌人语“姐(EMC $*\text{tsia}'$)” $**\text{tsyag}$ 对应藏文 a cag “女士(尊称);姐姐”中的 $\text{cag} < **\text{tsyag}$ 。汉字记音的“姐”可能省略了原词起首的 a 。

(二十四) 簦

《广韵》(余迺永 2000:25):“簦,篋。簦,戎人呼之。”郑张尚芳(1998)认为,“簦”对应藏文 drong ma “背篮”的词干^②。郑张尚芳的观点是对的,但还可以补充。

与藏文 drong 对应的羌人语“簦(EMC $*\text{teiu}\eta$)”应拟为 $**\text{cong}$ 。张济川(2009:317-318)指出,藏文的一部分下加字 y 来自 r ,可见于异体 $\text{brang} \sim \text{byang}$ “胸”、 $\text{ral gri} \sim \text{ral gyi}$ “剑”。则羌人语“簦”的声母应先发生了 $\text{tr} > \text{ty}$ 的变化,然后又腭化成了 c ,正如藏文一部分 c 也来自 ty (龚煌城 1977)。

(二十五) 嶮嶮、可狼

《集韵》(丁度等 1985:223):“嶮嶮,山名,在西羌。”赵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二·兰州·五泉县》(乐史 2007:2927):“嶮嶮山,亦名可狼山。”

羌人语“嶮嶮(EMC $*\text{kha}\eta \text{la}\eta$) / 可狼(LMC $*\text{kha}' \text{la}\eta$)” $**\text{khlang}$,对应藏文 glang “牛;象”。藏汉对音时,若藏文原音节有流音作介音,常用韵母相同而声母分别对应藏文声母、介

^① 《广韵》修成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其音系等方面仍《切韵》之旧,颇为保守。景佑四年(1037),《广韵》被批评是“多用旧文,繁略失当”,《集韵》开始编修。治平四年(1067)修成的《集韵》,其音系受当时口语影响;其训解仍出自前人,“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它书为解。”(丁度等 1985:1-2)可见,虽然《广韵》《集韵》都成书于赵宋前期,但其字训应接近唐人观点。

^② 郑张尚芳原文误作 drong mo ,已改正。

音的两个汉字对音，如古藏文 *khri srong brtsan* 被音译为“弃宋弄赞 (EMC *khi^h suoŋ^h luŋ^h tsan^h)” (李昉等 1975:3674)，便是以“宋弄”对 *srong. glang* 常见于山名，如 *glang chen 'gying ri* “象立山 (峨眉山)”、*jo mo glang ma ri* “主母雌象山 (珠穆朗玛峰)”。

(二十六) 媛

《集韵》(丁度等 1985:487): “媛，羌人谓妇曰媛。”郑张尚芳 (1998) 认为，“媛”对应藏文 *bud med* “妇女”中的 *bud*。此说乍看音义皆合，但存在问题。实际上，*bud med* 是一藻饰词，其字面义为“无逐”。*bud*, 'bud pa “放逐；除开”。*med* 义为“无、没有”，常用来组成藻饰词，如 *stobs med* “无力 (妇女的异名)”。如此，“媛”、*bud* 二者的语义并不符合。

我们认为，羌人语“媛 (EMC *buat)”**bar 对应藏文 *bar pa* “中年人 (青壮妇女的异名)”的词干。

三 结 论

以上讨论了 32 个羌人语语词，其汉字记音、拟音及对应的羌人语、藏文形式详见表 1。

表 1 羌人语汉字记音、拟音及对应的羌人语、藏文形式^①

汉字记音	汉语拟音	羌人语	藏文
登遐	LOC *tu:ŋ græ:	**teng 'gwra [teŋ ŋgwra]	steng 'gro [steŋ ŋgro]
酋	LOC *dzu	**dzo [dzo]	gtso [gtso]
姐 ₁	LOC *tse?	**tse [tse]	rtse [rtse]
无弋	LOC *mua ɬuŋ	**mya yog [mja jog]	me g.yog [me gəjog]
比铜钳	LOC *pij?/pij ^h do:ŋ gram	**pyi sdong gnam [pji sdoŋ gnam]	**phyi stong gnam [phji stoŋ gnam]
发	LOC *puad	**pwad [pwad]	bod [bod]
虔人/仁	LOC *gren njin	**gnam rjen [gnam rdzen]	gnam rje [gnam rdze]
钳耳	EMC *gyiem nzi	**gnam rje [gnam rdze]	gnam rje [gnam rdze]
儿	LOC *nje	**rje [rdze]	rje [rdze]
鵠	LOC *k/qre:ih	**kar [kar]	dkar [dkar]
屠豨	LOC *da: pid	**rwa pud [rwa pud]	**rwa 'bud [rwa mbud]
贲	LOC *tsie	**tsya [tsja]	zha [za]
阿柴	EMC *ʔa dzye	**'a ja [ʔa dza]	'a zha [ʔa za]
不蒙	EMC *piut/puut muŋ	**po rmang [po rmaŋ]	**pho rmang [pho rmaŋ]
夫蒙	EMC *pio/puo muŋ	**po mang [po maŋ]	**pho rmang [pho rmaŋ]
他悉	EMC *tha ʔak/ʔuo/ʔuo ^h	**thawg [thawg]	thug [thug]
唐述	EMC *daŋ ziurt	**dong sri [doŋ sri]	gdon sri [gdon sri]
突何	EMC *thuot fia'	**thod gwar [thod gwar]	thod kor [thod kor]
末羯	EMC *muat kiet	**'bal rkyal [mbal rkjal]	**'bal rgyal [mbal rgyal]

^① 羌人语词、藏文词都加注国际音标以显示实际读音情况。不存在于藏文的韵母主元音 [ə] 记作 ə。

金聚	EMC *kyim dzio ^h	**kyim dzo [kjim dzo]	khyim gtso [khjim gtso]
嘉良	EMC *kya lieŋ	**klang [klaŋ]	glang [glaŋ]
汤滂	EMC *thaŋ phaŋ	**lhang phang [l̥aŋ phaŋ]	**rlang dbang [r̥laŋs dbaŋ]
宾就	EMC *pim dziu ^h	**pyin dzo [pjim dzo]	**byin gtso [bjin gtso]
高霸	EMC *kau pya ^h	**kaw pa [kaw pa]	'go pa [ŋgo pa]
敢	EMC *kam'	**kam [kam]	kam [kam]
扑傍	EMC *byien ^h baŋ/baŋ ^h	**bon bang [bon baŋ]	**bong mang [boŋ maŋ]
爹	EMC *tja	**tya [tja]	ta [ta]
姐 ₂	EMC *tsia'	**tsyag [tsjaŋ]	cag [teag]
篋	EMC *tciuŋ	**cong [teoŋ]	drong [droŋ]
曷曷	EMC *khaŋ laŋ	**khlang [khlaŋ]	glang [glaŋ]
可狼	LMC *kha' laŋ	**khlang [khlaŋ]	glang [glaŋ]
娼	EMC *buat	**bar [bar]	bar [bar]

据表1可见羌人语、藏文的区别：第一，藏文的部分前加字、上加字不见于羌人语，如“登遐 (**teng 'gwra)”中不见 steng 的上加字 s；“酋 (**dzo)”“金聚 (**kyim dzo)”“宾就 (**pyin dzo)”中不见 gtso 的前加字 g；“姐₁ (**tse)”中不见 rtse 的上加字 r；“无弋 (**mya yog)”中不见 g.yog 的前加字 g；“鵠 (**kar)”中不见 dkar 的前加字 d；“屠豨 (**rwa pud)”中不见 'bud 的前加字 ' (α)；“夫蒙 (**po mang)”中不见 rmang 的上加字 r，且“不蒙 (**po rmang)”“夫蒙”的音译正好展示了上加字 r 的脱落；“唐述 (**dong sri)”中不见 gdon 的前加字 g；“汤滂 (**lhang phang)”中不见 **rlang dbang 的上加字 r、前加字 d；“高霸 (**kaw pa)”中不见 'go 的前加字 ' (α)。第二，根据 Hill (2007)，原始藏语只有一套清的塞音、塞擦音与一套浊的塞音、塞擦音；到吐蕃时期的古藏文中，虽然既有清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又有清送气的塞音、塞擦音，但二者仍为自由变体；到了藏文中，清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则与清送气的塞音、塞擦音互补分布：清不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基字只出现在前加字 g、d、b 及上加字 r、l、s 之后，清送气的塞音、塞擦音基字只出现在前加字 m、' (α) 之后及没有前加字或上加字时。羌人语塞音、塞擦音的演变应与藏文的类似：北朝时期以前只区分清浊，且清音都不送气，如“比铜钳 (**pyi sdong gnam，比较藏文 **phyi stong gnam)”“不蒙 (**po rmang，比较藏文 **pho rmang)”“夫蒙 (**po mang，比较藏文 **pho rmang)”^①；北朝、隋唐时期清不送气音、清送气音为自由变体，如“他悉 (**thawg，比较藏文 thug)”“突何 (**thod gwar，比较藏文 thod kor)”“金聚 (**kyim dzo，比较藏文 khyim gtso)”^②。第三，与介音 -y- 相关，藏文“火”为 me，古藏文为 mye，羌人语“无弋 (**mya yog)”中的 **mya 与后者相同，仍有 y；藏文中并无声母 *ty、*tsy，这是因为它们已腭化成了 c，羌人语中仍有声母

^① 氏语(姜照中、Karataş 2021; 姜照中 2022)也有类似情况,如“緋 (**preng, 比较藏文 phreng ‘线’)”“竇嶧 (**dzong kral, 比较藏文 zong khral ‘商业税’)”“毳毼 (**byin twad, 比较藏文 *phying thod ‘毡帽’)”。

^② 据记音汉字拟构的一部分羌人语词、氏语词(姜照中、Karataş 2021; 姜照中 2022)与对应的藏文词声母清浊不同,这可能是记音汉字带来的错觉,如《唐蕃会盟碑》中也可见记音汉字与对应藏文声母清浊不同的情况(李方桂、柯蔚南 2006:41-43);也可能显示了羌人语、氏语与藏文的差异,即羌人语、氏语与古藏文类似,“清声和浊声常常混在一起使用”(西田龙雄 2002)。但究竟如何,我们还没法下结论。

ty、tsy, 如“爹 (**tya)”“贲 (**tsya)”“姐₂ (**tsyag)”, 但也有腭化的趋势, 如“贲”变成了“阿柴 (**'a ja)”中的 **ja; 羌人语 **ja, 其声母 **j < **tsy 只发生了腭化, 与 **ja 对应的藏文 zha, 其声母 zh < *zy < *dzy 先弱化再腭化; 与藏文“背篮” drong 的声母比较, 羌人语“箠 (**cong)”的声母发生了 **c < **ty < **tr 的变化。第四, 藏文 'gro、bod、kor 的韵腹来自 *wa, 羌人语“登遐 (**teng 'gwra)”“发 (**pwad)”“突何 (**thod gwar)”中仍为 **wa; 藏文 thug、'go 的韵腹分别来自 *əw、*aw, 羌人语“他恶 (**thawg)”“高霸 (**kaw pa)”中仍为 **aw^①。第五, 羌人语“唐述 (**dong sri)”中的 **dong, 韵尾 n 受其韵腹影响变成了 ng, 藏文 gdon 的韵尾不变; 藏文 bong 的韵尾 n 受其韵腹影响变成了 ng, 羌人语“拊傍 (**bon bang)”中的 **bon, 其韵尾不变。第六, 羌人语“钳耳 (**gnam rje)”加后缀 -n 后变为“虔人/仁 (**gnam rjen)”, 所指不变, 但藏文中并无 rje 加后缀 -n 的形式。

本文所讨论的羌人语, 其内部也有分化。如“登遐 (**teng 'gwra, 比较藏文 steng 'gro)”“发 (**pwad, 比较藏文 bod)”“突何 (**thod gwar, 比较藏文 thod kor)”中并无 *wa > o 的音变。但关于较“突何”早出的“屠豸 (**rwa pud, 比较藏文 **rwa 'bud)”, Jacques (2009) 认为, 有同义词 ru 的 rwa 来自 *ru ba 的缩合; 并认为, 这一缩合发生在 *wa > o 的音变之后。则“屠豸”所出的语言中可能已经发生了 *wa > o 的音变。又如舌面音的情况: “虔人/仁 (**gnam rjen, 比较藏文 gnam rje)”“钳耳 (**gnam rje, 比较藏文 gnam rje)”“儿 (**rje, 比较藏文 rje)”“箠 (**cong, 比较藏文 drong)”中已形成了舌面音; “贲 (**tsya)”变为“阿柴 (**'a ja, 比较藏文 'a zha)”, 可见舌尖音腭化成舌面音; 虽然“爹 (**tya, 比较藏文 ta)”“姐₂ (**tsyag, 比较藏文 cag)”较晚出现, 但其中的舌尖音却仍未腭化成舌面音。

我们认为战国至唐代期间的羌人语是一种古藏语方言, 原因有二: 第一, 所见的羌人语语词及其中的语素(词根、词缀)、构词法都可在藏语范畴内被理解, 即使是羌人语与藏文在语音方面的差异、羌人语中未见于藏文的语词, 也可分别依藏语的语音演变规律、构词法加以解释。第二, 羌人语“登遐”“钳耳”“阿柴”“唐述”“突何”“金聚”“高霸”七个合成词与它们在藏文中对应的词在语素、构词法方面几乎一致。

已知氐语也是古藏语的一种方言(姜照中、Karataş 2021; 姜照中 2022), 又鱼豢《魏略·西戎传》: 氐人, “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陈寿 1980:858; 杜佑 1988:5142; 郑樵 1987:3125), 则羌人语、氐语应是古藏语的两种方言。羌人语、氐语的材料都很有有限, 难以进行全面比较, 但其区别仍明显可见: 藏文中的前加字、上加字多可见于羌人语, 却都不见于氐语。

参考文献

- [1] 班固. 1986. 《汉书》, 台北: 鼎文书局.
- [2] 边巴次仁. 2010. 《浅谈藏族丧葬文化》, 《西藏研究》第6期.
- [3] “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 1956. 《资治通鉴》, 北京: 古籍出版社.
- [4] 陈连庆. 1993.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姓氏研究》,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5] 陈寿. 1980. 《三国志》, 台北: 鼎文书局.

^① 氐语也有类似情况。姜照中、Karataş (2021) 将氐语“豪 (LOC *ga.u)”“诏 (EMC *teiu^h)”分别拟为 **go wa、**ce wo, 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藏文 'go pa “头人”、rje bo “首领”。但姜照中 (2022) 指出, 前者更可能是对应了藏文 'go pa 中 'go 的古音形式 *gaw。我们也认为, 后者更可能是 **cew, 并对应与 rje 为同族词的 jo (Hill 2014)。jo bo, “尊者”。Hill (2019:21) 指出, 藏文一部分 o 来自 *aw、*ew。

- [6] 大司徒·绛求坚赞. 1989.《朗氏家族史》，赞拉·阿旺、余万治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 [7] 道宣. 1988.《释迦方志》，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册）第948-975页，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 [8] 丁度等. 1985.《集韵》（影印述古堂影宋钞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9] 杜佑. 1988.《通典》，北京：中华书局。
- [10] 多杰才旦. 1996.《关于丝路吐蕃道的交通线路问题》，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第33-48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11] 多识. 1993.《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
- [12] 范晔. 1981.《后汉书》，台北：鼎文书局。
- [13] 龚煌城. 1977.《古藏文的y及其相关问题》，《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8本第2分册。
- [14] 古正美. 1998.《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时代的“天王传统”》，《佛学研究》总第7期。
- [15] 《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2.《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16] 黄布凡. 2000.《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 [17] 黄奋生. 1985.《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
- [18] 黄维忠、王维强. 2004.《藏文 mdo gams 和 mdo khams 考》，《民族研究》第1期。
- [19] 姜照中、Seda Karataş. 2021.《氐语考》，《民族语文》第1期。
- [20] 姜照中. 2022.《论賁人、冉駹之称“氐”：来自语言方面的证据》，《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 [21] 乐史. 2007.《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
- [22] 李方桂、柯蔚南. 2006.《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王启龙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 [23] 李昉等. 1975.《太平御览》（影印宋蜀刊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24] 李吉甫. 1880-1882.《元和郡县图志》，严观补，（光绪六年一八年）金陵书局印制。
- [25] 李延寿. 1980.《北史》，台北：鼎文书局。
- [26] 李延寿. 1981.《南史》，台北：鼎文书局。
- [27] 林冠群. 2006.《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 [28] 林冠群. 2019.《吐蕃大论恩兰达札路恭（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研究》，《敦煌学辑刊》第4期。
- [29] 刘昉. 1981.《旧唐书》，台北：鼎文书局。
- [30] 蒙默. 1985.《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第1期。
- [31] 聂鸿音. 2000.《汉文史籍中的西羌语和党项语》，《语言研究》第4期。
- [32] 牛汝辰. 2017.《新疆地名的积淀与穿越——新疆地名历史语言学探源》，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 [33] 欧阳修、宋祁. 1981.《新唐书》，台北：鼎文书局。
- [34] 山口瑞凤. 1989.《吐蕃国号与羊同位置考》，高然译，载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6辑）第1-39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 [35] 沈约. 1980.《宋书》，台北：鼎文书局。
- [36] 石硕. 2014.《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中国藏学》第3期。
- [37] 石泰安. 1992.《敦煌写本中的印度—藏和汉—藏两种辞汇》，耿昇译，载耿升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8辑）第97-197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 [38] 石泰安. 2013.《汉藏走廊古部族》，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 [39] 孙诒让. 1987.《〈墨子〉间诂》，台北：华正书局。
- [40] 王贵. 1991.《藏族人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41] 王利器. 2002. 《〈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
- [42] 王明珂. 1997.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
- [43] 王 溥. 1955. 《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
- [44] 王仁昫. 1983. 《刊谬补缺〈切韵〉》（影印故宫博物院旧印本），载周祖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第 434-527 页，北京：中华书局.
- [45] 王先谦. 1988. 《〈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 [46] 王 尧. 1982. 《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
- [47] 王 尧. 2007. 《西藏地名释例》，载唐晓峰主编《九州》（第 4 辑）第 277-28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48] 王 尧、陈 践. 1992.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 [49] 魏 收. 1980. 《魏书》，台北：鼎文书局.
- [50] 魏 征. 1980. 《隋书》，台北：鼎文书局.
- [51] 闻 宥. 1990. 《释“姐”》，载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第 739-741 页，成都：巴蜀书社.
- [52] 武 刚、王 晖. 2013. 《义渠东羌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 6 期.
- [53] 西田龙雄. 2002. 《藏语的变迁和文字》，周 炜、王 雁译，载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 16 辑）第 211-265 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 [54] 萧子显. 1980. 《南齐书》，台北：鼎文书局.
- [55] 许 慎. 1963. 《说文解字》（缩印清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刻本），北京：中华书局.
- [56] 玄 奘、辨 机. 1988. 《大唐西域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册）第 867-947 页，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 [57] 杨伯峻. 1979. 《〈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 [58] 杨 铭. 2017. 《敦煌西域文献中所见的苏毗末氏》，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 15 辑）第 62-73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59] 杨守敬、熊会贞. 1989. 《〈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60] 姚薇元. 1962. 《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
- [61] 余迺永. 2000. 《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62] 张济川. 2009. 《藏语词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丰富发展他们的词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63] 张怡荪. 1993. 《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64] 张 云. 2017. 《吐蕃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65] 郑 樵. 1987. 《通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66] 郑天挺. 2017.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载郑天挺著《清史探微》第 544-55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67] 郑张尚芳. 1998. 《“蛮”“夷”“戎”“狄”语源考》，载王小盾编《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 1 辑）第 96-111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68] 周伟洲. 2016. 《论藏文史籍中的阿夏（va-zha）与吐谷浑》，《中国藏学》第 1 期.
- [69]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0] Coblin, W. South. 1974. An early Tibetan word for “hor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4(1): 124-125.
- [71] Das, Sarat Chandra. 1902.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 Calcutta: The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ôt.
- [72] DeLancey, Scott. 2003. Classical Tibetan. In Randy J. LaPolla & Graham Thurgood (eds.). *The Sino-Tibetan* 110

- Languages*, pp. 255-269.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73] Hill, Nathan W. 2006. Tibetan vwa ‘Fox’ and the sound change Tibeto-Burman *wa > Tibetan o.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9(2): 79-94.
- [74] Hill, Nathan W. 2007. Aspirated and unaspirated voiceless consonants in Old 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8(2): 471-493.
- [75] Hill, Nathan W. 2014. Tibeto-Burman *dz- > Tibetan z- and related proposals. In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 Newell Ann Van Auken (eds.).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Dialect, Phonology, Transcription and Text*, pp. 167-178.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76] Hill, Nathan W. 2019.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ibetan, Burmese, and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7] Jacques, Guillaume. 2009. Tibetan wa-zur and Laufer’s law.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2(1): 141-144.
- [78] Kohn, Richard J. 2001. *Lord of the Dance: The Mani Rimdu Festival in Tibet and Nepa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79] Kværne, Per. 1996. *The Bon Religion of Tibet: The Iconography of A Living Tradition*. Boston: Shambhala.
- [80] Richardson, H. E. 1967. Names and titles in early Tibetan records. *Bulletin of Tibetology*, 7(1): 5-20.
- [81] Thomas, F. W. 1957.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A Study on the “Qiangren Language”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Betwee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Tang Dynasty

JIANG Zhaozhong

[Abstract] “Qiang” was a general rubric in historical Chinese records for people(s) living in western China during the ancient times. Some scholars assert that the people called “Qiang” have had neither stable content nor a mainstream language. But some words from the language of the “Qiangren people”, i.e. the so-called “Qiangren language” in this paper, was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betwee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Tang dynasty. Based on their studies on the words transcrib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some scholars hold that the Qiangren language is a variety of the Qiang language, while the others maintain that it is a Tibetan variety.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detailed study of all the recorded words of the Qiangren language whose meanings are either explicit or at least approachable, showing that each of them can be aptly interpreted within the realm of Tibetan, 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Qiangren language is an ancient Tibetan dialect, similar to the Tibetan language when it was first reduced to writing.

[Keywords] Qiangren people Qiangren language ancient Tibetan language

(通信地址: 300044 新竹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本文责编 胡鸿雁】